

續資治通鑑

冊七

新刊

續資治通鑑卷第六十二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二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六十二

起開運執徐正月
盡十二月凡一年

英宗體乾應歷隆功盛德憲文肅武睿聖宣孝

皇帝

帝名曙濮安懿王第十三子母曰仙遊縣君任氏明道元年正月三日生于宣平坊第初王夢兩龍與日並隨

以衣承之復戲于空中其一龍視王曰吾非王所能有也及帝生赤光滿室或見黃龍游光中四歲仁宗養於內寶元二年豫王生乃歸濮邸帝天性篤孝好讀書不為燕嬉褻慢服御儉素如儒者景祐三年賜名宗實授左監門衛率府副率累遷右衛大將軍岳州團練使嘉祐七年八月立為皇子改今名

治平元年

遼清寧十年

春正月丁酉朔改元

戊戌太白

晝見

景靈宮使武寧節度使同平章事宋庠請老

〔攷異〕宋史庠傳英宗即位移鎮武軍軍蓋寧之謫今依長編改正

帝初即位以大臣故未忍

遽從乃命判亳州庠前後所至以慎靜為治晚愛信

幼子頗致物議至是諫官呂誨請敕庠不得以二子
隨帝曰庠老矣奈何不使其子從之乎 癸丑詔減
壽聖節所賜師號紫衣祠部戒牒故事聖節所賜三
百道而貴妃修儀公主猶別請至是減爲二百而別
請者在數中 甲寅雄州奏歸信容城縣報遼人追
賊有七騎奔入南界逐出之詔河北沿邊安撫司北
界賊盜來奔卽逐出若有劫略捕送本國如婦女老
小避賊入境善諭遣之 遼南府宰相楊績出知興
中府 知唐州司農少卿趙尙寬再任歲滿特遷光
祿少卿賜錢二十萬復留尋以母喪去尙寬在唐州
前後凡五年修舊起廢興輯勸課有實效焉 同知
諫院呂誨奏先朝兩府及臺諫官奏對卽左右近侍
悉引避於兩廡故從容論議事無泄於外者臣近登

對皆不引避立於殿隅板門之內欲乞指揮自今引
避如故事從之 辛酉詔以仁宗配享明堂初禮院
奏乞與兩制同議仁宗當配何祭故事冬夏至祀昊
天上帝皇地祇以太祖配正月上辛祈穀孟夏雩祀
孟冬祭神州地祇以太宗配正月上辛祀感生帝以
宣祖配季秋大饗明堂祀昊天上帝以真宗配翰林
學士王珪等議唐代宗卽位用禮儀使杜鴻漸等議
季秋大饗明堂以考肅宗配昊天上帝德宗卽位亦
以考代宗配王涇郊祀錄注云卽孝經周公嚴父之
道今請循周公嚴父之道以仁宗配享明堂知制誥
錢公輔議謹案孝經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
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又曰孝莫大於嚴父嚴
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以周公言之則嚴父

以成王言之則嚴祖方是之時政則周公祭則成王亦安在乎必嚴其父哉夫真宗則周之武王仁宗則周之成王雖有配天之業而無配天之祭未聞成康以嚴父之故廢文王之祭而移之以孔子之心推周公之祭則嚴父也以周公之心攝成王之祭則嚴祖也嚴祖嚴父其義一也當始配之代適符嚴父之說章安二帝亦弗之變最爲近古而合乎禮唐中宗時則以高宗配在元宗時則以睿宗配在永泰時則以肅宗配禮官杜鴻漸王涇輩不能推明經訓務合古初反雷同其論以惑時主延及於今牢不可破當真宗嗣位之初儻有建是論者則配天之祭當在乎太宗矣願詔有司博議使配天之祭不膠於嚴父而嚴父之道不專乎配天於是又詔臺諫及講讀官與兩

制禮院再詳定以聞御史中丞王疇以爲珪等議遺
真宗不得配公輔議遺宣祖真宗仁宗俱不得配於
禮意未安乃獻議曰在易先王作樂崇德薦之上帝
以配祖考然則祖考配帝從來遠矣請依王珪等議
奉仁宗皇帝配饗明堂以符大易配考之說孝經嚴
父之禮奉遷真宗配孟夏雩祀以放唐貞觀顯慶故
事太宗皇帝依舊配正月上辛祈穀孟冬祭神州地
祇餘依本朝故事如此則列聖並侑對越昊穹厚澤
流光垂裕萬祀必如公輔之議則陷四聖爲失禮導
陛下爲不孝違經戾古莫此爲甚知諫院司馬光呂
誨議曰孝子之心孰不尊其父聖人制禮以爲之極
不敢踰也孔子以周公有聖人之德成太平之業制
禮作樂而文王適其父故引之以證聖人之德莫大

於孝荅曾子之問而已非謂凡有天下者皆當以其父配天然後爲孝也近世祀明堂者皆以其父配上帝此乃誤釋孝經之意而違先王之禮景祐中以太祖爲帝者之祖比周之后稷太宗真宗爲帝者之宗比周之文武然則祀真宗於明堂以配上帝亦未失古禮仁宗雖豐功美德洽於四海而不在二祧之位議者乃欲捨真宗而以仁宗配恐於祭法不合又以人情言之是黜祖而進父也必若此行之不獨違禮典恐亦非仁宗之意臣等竊謂宜遵舊禮以真宗配五帝於明堂爲便觀文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孫抃等奏謹案易稱先王作樂崇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蓋祖考竝可配天符於孝經之說可謂必嚴其父也祖考皆可配郊與明堂而不同位不可謂嚴父嚴祖

其義一也雖周家不聞廢文配而移於武廢武配而移於成然易之配考孝經之嚴父歷代循守固亦不爲無說仁宗繼體保成致天下于大安者四十二年功德可謂極矣今祔廟之始遂抑而不得配帝甚非所以宣章嚴父之大孝臣等參稽舊典博攷公論敢以前所定議爲便詔從抃等議

（攷異）李燾曰王疇議實錄本志及會要並不載今

于疇傳內撥出增入詔文云臺諫講讀再詳定孫抃講讀官也王疇臺官也司馬光諫官也

二月戊辰命

韓琦提舉修撰仁宗實錄 辛未令西京左藏庫副

使緣界河巡檢都監趙用再任從高陽關及河北緣

邊安撫司之請也用才武果敢而熟邊事虜人以鹽

船犯邊禁者用剖船而沈之虜人畏用以其出常乘

虎頭船謂之趙虎頭 己卯詔春分祀高禩罷用弓

矢弓韞進酒脯及宮人飲福受胙之禮以在諒闇故

也 是月遼禁南京民決水種粳稻

三月丁酉朔

詔三司用內藏庫錢三十萬貫修奉仁宗山陵依乾興例蠲其半餘聽漸還 命入內都知任守忠權戶部副使張燾提舉三司修造案句當公事張徽作仁宗神御殿于景靈宮西園殿成名曰孝嚴別殿曰寧真燾因請圖乾興文武大臣于殿壁繪像自此始京師賦麴於酒戶有常籍無論售與不售或至破產以償燾請廢歲額嚴禁令隨所用麴多寡以售自是課增數倍嘗與三司使議鑄錢事帝詰難皆不能對燾徐開陳帝是之既退令左右記姓名燾亢兄子也 己酉司馬光言竊聞近日陛下聖體甚安奉事皇太后昏定晨省未嘗廢闕豈獨羣臣百姓之福乃宗廟社稷之福也陛下既爲仁宗之後皇太后卽陛下之

母今濮王旣沒陛下平生孝養未盡之心不施之於皇太后將何所用哉今陛下已能奉養如禮而臣復區區進言者誠欲陛下始終無倦外盡其恭內盡其愛使孝德日新以協天下之望而已若萬一有無識小人以細末之事離閒陛下母子不顧國家傾覆之憂而欲自營一身之利者願陛下付之有司明正其罪使天下曉然皆知陛下聖明仁孝不負大恩而讒佞不能閒也光又言竊見祖宗之時閒居無事嘗召侍從近臣與之從容講論至於文武朝士使臣選人凡得進見者往往召之使前親加訪問所以然者一則欲使下情上通無所壅蔽一則欲知其人能否才器所任也今陛下與當世士大夫未甚相接民間情僞未甚盡知宜詔侍從近臣每日輪一員直資善堂

夜則宿於崇文院以備非時宣召其餘羣臣進見及奏事者亦望稍解嚴重細加訪問以開廣聰明裨益大政它日光進對又言皇太后母也陛下子也皇太后母儀天下已三十年陛下新自藩邸入承大統萬一兩宮有隙陛下以爲誰逆誰順誰得誰失又仁宗恩德在民藏於骨髓陛下受其大業而無以報之將何以慰天下之望凡人主所以保國家者以有威福之柄也今陛下卽位將近期年而朝廷政事除拜賞罰一切委之大臣未嘗詢訪事之本末察其是非有所予奪臣恐上下之人習以爲常威福之柄寢有所移則雖有四海之業將何以自固凡此利害之明有如白黑取捨之易有如反掌陛下今日回意易慮猶爲未晚若固守所見終無變更臣恐日月寢久釁隙

愈深不可復合威權已去不可復收後雖悔之無及
已光尋以言不用懇求外補帝令宰臣宣諭曰卿所
言事略皆施行且供諫職未須求出光復奏臣鄉所
言二事若不能行雖日待丹旻有何所益若奉養之
禮日增月益訪求治道勤勞不倦使慈母歡欣於上
百姓安樂於下則臣雖在遠方亦猶在陛下之側也

呂誨言近日聖體平復而萬機之事未聞親決議
者謂陛下避讓有所待焉果如是恐未爲順兩漢而
下母后臨朝者皆嗣君冲幼親爲輔翊竝坐簾幃之
下專其聽斷幼君旣長故有復辟之議今日之事有
異於是先帝拔陛下於宗族之中以賢且長付託之
意正爲今日也當陛下違豫之時非皇太后內輔則
政無所寄大臣建策於國忠也然而陛下臨朝御前

殿百官朝罷兩府大臣方至內東門是綱領柄權皆在於手陛下自未專決何所待也伏望宸衷感悟無以此爲念唯內勤孝養率中宮盡禮則婦姑之情相接母子之愛益親躬修政務操持威福日與近臣講求治道事無過舉自然皇太后慰安恩意無閒燕適深宮優游清淨含飴弄孫不復關政豈非皇太后之心邪誨遂言于皇太后曰殿下保佑聖子積三十年輔翊又逾期歲寰宇寧泰廟社安固慈恩至矣聖功大矣然以萬機浩繁勞身焦思曾未少休非所以燕怡福壽之本也況皇帝躬親治事勤厲如此在于聖慮應已慰安臣愚以謂東殿簾幃宜五七日一御咨詢大臣無俾曠事庶少均暇逸於翊政之道亦無所損豫宣教命誕告朝廷外形謙讓之宜中遂優游之

樂上順天道下厭羣情享是全美豈不休哉 夏四月辛未詔以河北州縣官吏補義勇不足令轉運司劾治都轉運使趙抃奏初受詔官多已罷吏多死徙今官吏多新至若皆治則新至者被罪請以歲盡爲限不足乃劾治詔從之其河災州軍令以漸補初抃至大名時賈昌朝以故相守魏抃欲按視府庫昌朝遣其屬來告曰前此監司未有按視吾藏者公雖欲舉職恐事無比奈何抃曰捨大名則列郡不服矣卽往視之昌朝初不說及是官吏以募義勇不足當坐者八百餘人抃奏請寬之坐者得免而募亦隨足昌朝乃媿服 丁丑權御史中丞王疇上疏請車駕行幸以安人心於是執政及諫官相繼有請帝曰當與太后議之韓琦以白太后太后曰上疾新愈恐未可

出琦曰上意亦自謂可出矣太后曰今素仗皆未具
更少須琦曰此細事不難辦也乃詔有司擇日以聞
先是司馬光言前代帝王升遐後宮下陳者盡放
之出宮還其親戚所以遂物情重人世省浮費遠嫌
疑也竊惟先帝恭儉寡欲後宮侍左右承寵渥者至
少而享國日久歲增月積掖庭之閒冗食頗衆陛下
以哀恤之初未忍散遣今山陵祔廟大禮俱畢謂宜
舉前代故事應先帝後宮非御幸有子及位號稍貴
并職掌文事之人其餘皆給與妝奩放遣出外各令
歸其親戚或使任便適人書之史冊亦聖朝一美事
也癸未放宮人百三十五人

（攷異）長編作三百三十五人今從宋史本紀

甲

申御邇英閣諭內侍任守忠曰方日永講讀官久侍
對未食必勞倦自今視事畢不俟進食卽御經筵故

事講讀畢拜而退帝命毋拜後遂以爲常帝自卽位感疾至是猶未全安每不喜進藥呂公著講論語子之所慎齋戰疾因言有天下者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其於齋戒祭祀必致誠盡恭古之人君一怒則伏尸流血故於興師動衆不可不謹至於人之疾病常在乎飲食起居之閒衆人所忽聖人所謹況於人君任大守重固當節嗜欲遠聲色近醫藥爲宗廟自愛不可不謹帝爲之動容後因輔臣奏事語及公著歐陽修曰公著爲人恬靜而有文帝曰比於經筵講解甚善司馬光言伏見權御史中丞王疇建言乞陛下循真宗故事幸諸寺觀祈雨朝廷雖從其請至今車駕未出臣愚以爲車駕暫出近在京城之內亦何必拘瞽史之言選揀時日伏望斷自聖心於一兩日

閒車駕早出爲民祈雨以副中外之望甲午祈雨於相國大清寺醴泉觀帝久不豫至是士庶瞻望驩呼相慶五月己亥詔自今水旱命官禱於九宮貴神從胡宿言也丁未命天章閣待制呂公著同修起居注邵必編集仁宗御製戊申皇太后出手書付中書還政先是帝疾稍愈自去年秋卽閒日御前後殿視朝聽政兩府每退朝入內東門小殿覆奏太后如初韓琦欲還政天子而御寶在太后所乃因帝祈雨還令御寶更不入太后閣嘗一日取十餘事稟帝裁決悉皆允當琦退與同列相賀因謂曾公亮等曰昭陵復土琦卽合求退顧上體未平遷延至今上聽斷不倦如此誠天下大慶琦當於簾前先白太后請一鄉郡須公等贊成之于是琦詣東殿覆奏帝所裁